



《王心斋语录》

2005年12月26日 来源:论坛主题

作者其他文章

《王心斋语录》

《王心斋语录》 仁博士点校

按语：此《王心斋语录》选自日本嘉永元年（1846）和刻本《王心斋全集》，原本分上、下，分别为《全集》卷二、卷三。是继《王艮年谱》后我们推出的有关王艮的又一个重要资料，以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王艮的杂著、尺牘等其他资料。

语录上

《大学》言平天下在治其国，治国在齐其家，齐家在修其身，修身在正其心，而正心不言在诚其意，诚意不言在致其知，可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各有工夫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《中庸》“中”字，《大学》“止”字，本文自有明解，不消训释。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”、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，是分明解出“中”字来。“于止，知其所止”、“止仁”、“止敬”、“止慈”、“止孝”、“止信”，是分明解出“止”字来。

天下之学，惟有圣人之学好学：不费些子气力，有无边快乐。若费些子气力，便不是圣人之学，便不乐。

“不亦悦乎”，“说”是心之本体。

“志于道”，立志于圣人之道也。“据于德”，据仁义礼智信，五者，心之德也。“依于仁”，仁者善之长，义礼智信皆仁也，此学之主脑也。“游于艺”，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也。

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故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，则位育有不袭时位者。

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不论有位无位，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，便是位育之功。

学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。圣人之道，不过欲人皆知皆行，即是位天地育万物把柄。不知此，纵说得真，却不过一节之善。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，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，则知性矣。

戒慎恐惧莫离却不睹不闻，不然便入于有所戒慎、有所恐惧矣。故曰：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

论道理若只得一边，虽不可不谓之道，然非全体也。譬之一树，有见根未见枝叶者，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，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，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。

不执意见，方可入道。

学讲而后明，明则诚矣。若不诚，只是不明。

孔子虽天生圣人，亦必学诗、学礼、学易，逐段研磨，乃得明彻之至。

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，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。

“若能握其要，何必窥陈编”，白沙之意有在，学者须善观之。《六经》正好印证吾心，孔子之时中，全在韦编三绝。

人之天分有不同，论学则不必论天分。

体用不一，只是功夫生。

天行健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，故知行合一。

学者有求为圣人之志，始可与言学。先师常云：“学者立得定，便是尧舜文王孔子根基。”

学者初得头脑，不可便讨闻见支撑，正须养微致盛，则天德生道在此矣。六经四书，所以印证者也。若功夫得力，然后看书，所谓温故而知新也。不然，放下书本，便没功夫做。

尘凡事常见俯视无足入虑者，方为超脱。今人只为自幼便将功利诱坏心术，所以夹带病根，终身无出头处，日用间毫厘不察，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，盖功利陷溺人心久矣。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，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然后能宰万物而主经纶。所谓乐则天，天则神。学者不见真乐，则安能超脱而闻圣人之道？仁者安处于仁，而不为物所动，智者顺利乎仁，而不为物所陷。仁且智，君子所以随约乐而善道矣。

斋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一时具在，便是立志用功。

诚意、忠恕、强恕、致曲，皆是立本功夫。

容得天下人，然后能教得天下人。《易》曰：“包蒙吉。”

善者与之，则善益长；恶者容之，则恶自化。

一友论及朋友之失，先生曰：“尔过矣，何不取法君子？见不贤而自省之不暇，那有许多功夫去较量人过失！”

若说己无过，斯过矣；若说人有过，斯亦过矣。君子则不然：攻己过，无攻人之过，若有同于己者，忠告善导之可也。

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。学者有积疑，见先生，多不问而解。有学者问放心难于求，先生呼之，即起而应，先生曰：“而心见在，更何求心乎？”有别先生者，以远师教为言，先生曰：“涂之人皆明师也。”得深省。

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。圣人知便不失，百姓不知便会失。

教子无他法，但令日亲君子而已，涵育薰陶，久当自别。

古人定省，谓使亲安妥而常定省之，非必问于亲而后谓之定省也。文王朝于王季日三，亦只问安否，于内竖而已。

学者指摘举业之学，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。举业何可尽非，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。

即事是学，即事是道。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，则亦失其本，而非学也。夫子曰：“吾岂■（左‘夸’右‘包’）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？”

爱人直到人亦爱，敬人直到人亦敬，信人直到人亦信，方是学无止境。

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身，不怨胜己者”，正己而已矣。“君子之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”，亦惟正己而已矣。故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”

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”，性情之正，非惑也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中无定主，抱不决之疑，方是惑。

“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”，只是致良知便了，故曰：“如此而已矣。”

“大德不逾闲”，守经之谓也。“小德出入”，行权以正其经也。

“人心惟危”，人心者，众人之心也。众人不知学，一时忿怒相激，忘其身以及其亲者有矣，不亦危乎？“道心惟微”，道心者，学道之心也。学道则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，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，见几微也。

经所以载道，传所以释经。经既明，传不复用矣，道既明，经何必用哉？经传之间，印证吾心而已矣。

“将上堂，声必扬之”，仁之用也。故曰：“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无一事而非仁。”

一友初见，先生指之曰：“即尔此时就是。”友未达，曰：“尔此时何等戒惧，私欲从何处入？常常如此，便是允执厥中。”

孟子道性善，必称尧舜，道出处，必称孔子。

隐居以求其志，求万物一体之志也。

社稷民人固莫非学，但以政为学最难，吾人莫若且做学而后入政。

“君子之欲仕”，仁也；“可以仕则仕”，义也。大人之事毕矣。孟子曰：“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。”孔子曰：“沽之哉，沽之哉！我待价者也。”待价而沽，然后能格君心之非。故惟大人，然后能利见大人。

当屯难而乘马班如者，要在上有君相之明。求而往，明也。“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”，相时耳，此君子出处之节也。

孔子谓期月三年，孟子谓五年七年之类，要知圣贤用世，真实步步皆有成章，定应毫发不差。

阴者阳之根，屈者伸之源，屯卦初爻，便是圣人济屯起手处。曰“利建侯，只是树立朋友之义。”

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，即求而往，明也。“国有道，不变塞焉”，即女子贞不字。

圣人经世，只是家常事，唐虞君臣，只是相与讲学。

禘之说，正不王不禘之法也。知不王不禘之法，则知君臣上下，名分秩然，而天下之治，诚如示掌之易矣。

刑所以弼教者也，故不教而杀谓之虐。古之时，百工信度，故数罟不入污池。凡宫室器用，一切皆有制度，百工惟信而守之，莫或敢作淫巧以取罪戾。故人将越度，而工不敢为，所以令易行而禁易止也。

或言为政莫先于讲学，先生曰：“其惟圣德乎！僚友相下为难，而当道责备尤重。《易》曰：‘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矣。’其必曰：官，先事信而后言，可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谏有五，吾其从讽谏乎？”讽字从风，其入也微。事君有三：君有可讽不不（此“不”当为“可”之讹）讽，君有可谏不可谏，君有可犯不可犯。匪石之贞，不可与几，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；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。可与几也，去而不失吾君臣之义。可与存义也，故女乐去几也。燔肉行，存义也。

知此学，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：有为行道而仕者，行道而仕，敬焉、信焉、尊焉，可也。有为贫而仕者，为贫而仕，在乎尽职会计，当牛羊茁壮，长而已矣。

仕以为禄也，或至于害身，仕而害身，于禄也何有？仕以行道也，或至于害身，仕而害身，于道也何有？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，不以养身者害身，不以养心者害心。

吾身犹矩，天下国家犹方，天下国家不方，还是吾身不方。

先生每论世道，便谓自家有愧。

学者但知孟子辨夷之告子有功圣门，不知其辨尧舜孔子处，极有功于圣门。

康节极称孔子，然只论得孔子元微处，至其易简宗旨，却不曾言。

尧舜禹相传授受曰：“允执厥中。”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统。仲尼祖述者，此也。然宰我曰：“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舜远矣。”子贡曰：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”有若曰：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”孟子亦曰：“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”是岂厚诬天下者哉？盖尧舜之治天下，以德感人者也。故民曰：“帝力何有于我哉？”故有此位乃有此治。孔子曰：“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某也。”只是学不厌，教不倦，便是致中和，位天地、育万物，便做了尧舜事业，此至简至易之道，视天下如家常事，随时随处无歇手地。故孔子为独盛也。先师尝有精金之喻，予以为孔子是灵丹，可以点石成金，无尽藏者。

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诸人者。孔子则自不暇耕稼陶渔，无非取诸人者，故曰：“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某也。”

舜于瞽叟，命也。舜尽性，而瞽叟底豫，是故君子不谓命也。陶渊明言：“天命苟如此，且尽杯中物。”便不济。孔子之不遇于春秋之君，亦命也。而周流天下，明道以淑斯人，不谓命也。若天民则听命矣。故曰：“大人造命。”

“文王望道而未之见”，“道”如“鲁一变至于道”之“道”，视民如伤，故望天下于道也。“见”如“岂若于吾身亲见”之“见”。当纣之乱，故卒未之见也。

微子之去，知几保身，上也。箕子之为奴，庶几免死，故次之。比干执死谏以自决，故又次之。孔子以其心皆无私，故同谓之仁，而优劣则于记者次序见之矣。

贵戚之卿，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而不听，则易位。微子、箕子，殷之贵戚卿也，当纣之恶，不可以不谏，而谏之也当，不在于虐焰之后，而其去之也当，不为俭德辟难已焉，可也。昔陈恒弑其君，孔子，鲁去位之臣也，且沐浴告于鲁，而倡大义以请讨。则微子箕子者，犹当有旁行之智矣。盖三分天下，文武有其二，微子、箕子岂不知之也？周家历年仁义忠厚，微子、箕子岂不知之也？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，则周之时足以格纣也明矣。且其祖宗夫子仁义忠厚，则可谅其无代殷之念，而易位之举，亦可必其协同襄赞，而有以共济天下之难者矣。且夷齐清风高节，素抱羞辱污君之义，以此告之，安知其不询谋佥同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。孟子曰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也。”且不惟成汤之祀尚可以永于无疆，而箕子不至于囚，比干不至于死，武王夷齐无相悖之道矣。此天下本无难事，而惟学识之有未尽焉耳。

伯夷之清，齐庄中正有之矣，然而望望然去，不能容人而教之，此其隘也。柳下惠之和，宽裕温柔有之矣，然而致袒裼裸裎于我侧，此其不恭也。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又从而引导之，其处己也恭，其待物也恕，不失己。不失人，故曰：“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孔子谓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”，此“隐”字对“见”字，说孔子在当时虽不仕，而无行不与二三子，是修身讲学以见于世，未尝一日隐也。隐则如丈人沮溺之徒，绝人避世而与鸟兽同群者是已。乾初九“不易乎世”，故曰“龙德而隐”，九二“善世不伐”，故曰“见龙在田”。观桀溺曰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”，非隐而何？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某不与易也。”非见而何？

梦周公，不忘天下之仁也，不复梦见，则叹其衰之甚，此自警之辞耳。

请讨陈恒，仁也；不从而遂已，智也。若知其必不从，而不请，亦智也，然非全仁智者也。仁且智，所以为孔子。

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故敛床之问，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贡，以是知八佾雍彻之讥，皆孔子早年事也。

孔子知本，故仕止久速，各当其时。其称山梁雌雉之时哉，正以其色举而翔集耳。故其系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安其身而后动。”又曰：“利用安身。”又曰：“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。”

子见南子之谓中，子路不悦之谓正。中者，自无不正，正者，未必能中。

孔子却颜路之请车，而不禁门人之厚葬，无成心也。

曾点童冠舞雩之乐，正与孔子无行不与二三子之意同，故喟然与之。只以三子所言为非，便是他狂处。譬之曾点有家宕，不会出行，三子会出行，却无家宕，孔子则又有家宕，又会出行。

子路只以正名为迂，所以卒死卫辄之难。

子夏笃信谨守，为己切矣，但不免矜矜然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故孔子进之曰：“无为小人儒。”

颜子“有不善未尝不知”，常知故也。“知之未尝复行”，常行故也。

孔子之学，惟孟轲知之，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，真是一句道着。有宋诸儒只为见孟子粗处，所以多忽略过。学术宗源，全在出处大节，气象之粗，未甚害事。

汉高之有天下，以纵囚斩蛇一念之仁。韩信之杀身，以听彻袭齐一念之不仁。故人皆有恻隐之心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，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四体。

光武召子陵与共榻，伸私情也，非尊贤之道也。子陵不能辞而直与共榻，失贵贵之义也。贤者亦不如此自处。故加足帝腹，子陵之过；狂奴之辱，光武之失。

智譬则巧，圣譬则力。宋之周、程、邵学，已皆到圣人，然而未智也，故不能巧中。孔子致知格物而止至善，安身而动，便智巧。

周茂叔窗前草不除，仁也。明道有觉，亦曰“自此不好猎矣”。此意不失，乃得满腔子恻隐之心。故其言曰：“学者须先识仁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。”

“人心惟危”，伊川贤者，犹因东坡门人一言，遂各成党，况其下者乎？学者须在微处用功。颜子不远复，乃道心也。

天性之体，本自活泼，鸢飞鱼跃，便是此体。

“惟皇上帝，降中于民。”本无不同。鸢飞鱼跃，此中也，譬之江淮河汉，此水也，万紫千红，此春也。保合此中，无思也，无为也，无意必，无固我，无将迎，无内外也。何邪思，何妄念？惟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曰：“君子存之，庶民去之。”学也者，学以修此中也。戒慎恐惧，未尝致纤毫之力，乃为修之之道。故曰：“合着本体是功夫，做得功夫是本体。”先知中的本体，然后好用修的功夫。

《中庸》先言慎独、中和，说尽性学问，然后言大本、致中和，教人以出处进退之大义也。

良知之体，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，当思则思，思过则已。如周公思兼三王，夜以继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，何尝缠绕？要之自然天则，不着人力安排。

周子曰：“一者，无欲也。”无欲即无极，一即太极，无极是无欲到极处。凡涉人为，皆是作伪，故伪字从人从为。

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忠恕，学之准则也，便是一以贯之。孔子以前，无人说忠恕，孟子以后，无人识忠恕。

程子曰：“一刻不存，非中也，一事不为，非中也，一物不该，非中也。”知此，可与究执中之学。

乍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者，众人之仁也；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生以成仁，贤人之仁也；吾未见蹈仁而死者矣，圣人之仁也。

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”，叹其举止之得时也。“三嗅而作”，是举得其时也；“翔而后集”，是止得其时也。

诚明之至，无物不复，反求诸身，把柄在手。会得此数语，便是宇宙在我，万化生身。

见龙，可得而见之谓也，潜龙，则不可得而见矣。惟人皆可得而见，故利见大人，圣人岁时乘六龙以御天，然必当以见龙为家舍。

飞龙在天，上治也，圣人治于上也。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，圣人治于下也。惟此二爻，皆谓之大人，故在下必治，在上必治。

《易》曰：“二多誉，四多惧，三多凶，五多功。”先生曰：“初多休，六多周。”

六阳从地起，故经世之业，莫先于讲学，以兴起人才。古人位天地、育万物，不袭时位者

也。

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，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，故出则必为帝师，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。出不为帝者师，失其本矣，处不为天下万世师，遗其末矣。进不失本，退不遗末，止至善之道也。危其身于天地万物者，谓之失本；洁其身于天地万物者，谓之遗末。有心于轻功名富贵者，其流弊至于无父无君，有心于重功名富贵者，其流弊至于弑父弑君。

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凡有异者，皆谓之异端。

或言：“佛老得吾儒之体。”先生曰：“体用一原。有吾儒之体，便有吾儒之用。佛老之用，则自是佛老之体也。”

正己正物，此是吾人归宿处。凡见人恶，只是己未尽善，若尽善，自当转易。以此见己一身不是小，一正百正，一了百了，此之谓通天下之故。圣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，而天下平。得此道者，孔子而已。

王心斋语录下

《王心斋语录》 仁博士点校

按语：此《王心斋语录》选自日本嘉永元年（1846）和刻本《王心斋全集》，原本分上、下，分别为《全集》卷二、卷三。是继《王艮年谱》后我们推出的有关王艮的又一个重要资料，以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王艮的杂著、尺牍等其他资料。

语录下

程子云：善固性也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；清固水也，浊亦不可不谓之水。此语未莹，恐误后学。孟子只说性善，盖善固性也，恶非性也，气质也。变其气质，则性善矣。清固水也，浊非水也，泥沙也。去其泥沙，则水清矣。故言学不言气质，以学能变化气质也。故曰：“明得尽渣滓便浑化。”张子云：“形而后有气质之性，善反之，则天地之性存焉，气质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。”此语亦要善看，谓气质杂性，故曰气质之性。

《大学》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，吃紧处只在止于至善，格物却正是止至善。格物之物，即物有本末之物。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此格物也。故即继之曰：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不用增一字解释，本义自足。验之《中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周易》，洞然吻合。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。诸贤就中会得，便知孔子大成学。

诸生问止至善之旨，先生曰：“明明德以立体，亲民以达用，体用一致，先师辨之悉矣。此尧舜之道也，更有甚不明。但谓至善为心之本体，却与明德无别，恐非本旨。明德即言心之本体矣，三揭在字自唤省得分明，孔子精蕴立极，独发安身之义，正在此。尧舜执中之传，无非明明德亲民之学，孔子却于明明德亲民中立起一个极来，故又说个在止于至善。止至善者，安身也。安身者，立天下之大本也。本治而未治，正己而物正也，大人之学也。是故身也者，天地万物之本也，天地万物，末也。知身之为本，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。身未安，本不立也。本乱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本乱，治末愈乱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“身安，而天下国家可保也。”如此而学，如此而为大人也。不知安身，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，

是故不能主宰天地，干旋造化。立教如此，故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者也。”

诸生问：“夫子谓止至善为安身，则亦何所据乎？”先生曰：“以经而知安身之为止至善也。《大学》说个止至善，便只在止至善上发挥。物有本末，格，絜度也，絜度于本末之间，而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知本，知之至也。知至，知止也。如是而不求于末，定也，如是而天地万物不能挠己，静也；如是而首出庶物，至尊至贵，安也；如是而知几先见，精义入神，仕止久速，变通趋时，虑也；如是而身安，如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隅，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，无不得所止矣，止至善也。孔子叹曰：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要在知安身也。安身以安家而家齐，安身以安国而国治，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。故曰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。孟子曰：守孰为大？安身为大。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未之闻。同一旨也。不知安身，身不能保，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？”

或问格字之义。先生曰：“格如格式之格，即后絜矩之谓。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，絜矩，则知方之不正，由矩之不正也。是以只去正矩，却不在方上求，矩正则方正矣，方正则成格矣。故曰物格。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，絜矩是格也。“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”一句，便见絜度格字之义。大学首言格物致知，说破学问大机括，然后下手功夫不差，此孔门家法也。

或问：“反己是格物否？”先生曰：“物格知至，知本也；诚意正心修身，立本也；本末一贯，是故爱人治人礼人也，格物也。不亲、不治、不答，是谓行有不得于心，然后反己也。格物然后知反己，反己是格物的功夫。反之如何？正己而已矣。反其仁治敬，正己也。其身正而天下归之，此正己而物正也，然后身安也。知明明德而不知亲民，遗末也，非万物一体之德也。知明明德亲民而不知安身，失本也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亦莫之能亲民也。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亲民，亦非所谓立本也。”

先生谓诸生曰：“大学谓齐家在修其身，修身在正其心，何不言正心在诚其意，惟曰所谓诚其意者。不曰诚意在致其知，而曰致知在格物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此等处诸贤曾一理会否也？”对曰：“不知也，请问焉。”先生曰：“此亦是吃紧去处，先儒皆不曾细看。夫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言国治了而天下之仪形在是矣。所谓治国在齐其家者，家齐了而国之仪形在是矣。所谓齐家在修其身，修身在正其心者皆然也。至于正心，却不在诚意，诚意不在致知。诚意而后可以正心，知至而后可以诚意。夫戒慎恐惧，诚意也。然心之本体，原着不得纤毫意思的，才着意思，便有所恐惧，便是助长，如何谓之正心？是诚意功夫犹未妥贴，必须扫荡清宁，无意无必，不忘不助，是他真体存存，才是正心。然则正心固不在诚意内，亦不在诚意外，若要诚意，却先须知得个本在吾身，然后不做差了。又不是致知了，便是诚意，须物格知至而后好去诚意。则诚意固不在致知内，亦不在致知外。所谓诚意毋自欺之说，只是实实落落在我身上做功夫。不先致知就去诚意，则诚意又做差了。不先诚意就去正心，则正心又着空了。既能诚意，不去正心，则诚意又却助了。知至而后有诚意功夫，意诚而后有正心功夫。却不可以诚意为正心，以致知为诚意。故不曰正心在诚其意，诚意在致其知者，如此也。悟此大学微旨否？”诸生谢曰：“此千载未明之学，幸蒙指示，今日知所以为学矣。”

先生谓朱纯甫曰：“学问须先知有个把柄，然后用功不差。本末原拆不开，凡于天下事，必先要知本。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，是安身也，立本也，明德止至善也；吾亦欲无加诸人，是所以安人也，安天下也，不遗末也，亲民止至善也。此孔子学问精微奥领处，前此未有能知之者。故语赐曰：‘非尔所及也。’”

程宗锡问：“‘此之谓自谦’，训作‘自谦’，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此正承物格知至说来。既知吾身是个本，只是毋自欺，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用功夫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略无纤毫假借、自是、自满之心，是谓自谦，即《中庸》敦厚以崇礼也。谦者无不谦，谦者未必能谦也。然功夫只在慎独而已。故‘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’如此而慎独，则心广体胖而身安也。”

先生谓周季翰曰：“止于仁，止于敬，止于孝，止于慈，止于信。若不先晓得个安身，则止于孝者，烹身割股有之矣；止于敬者，饥死结纒有之矣。必得孔子说破此机括，始有下落。才能内不失己，外不失人。故大学先引绵蛮诗在前，然后引文王诗做诚意功夫，才得完全，无渗漏。”

先生谓徐子直曰：“何谓至善？”对曰：“至善即性善。”曰：“性即道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道与身孰尊？身与道何异？”曰：“一也？”曰：“今子之身能尊乎？否欤？”子直避席请问曰：“何哉？夫子之所谓尊身也？”先生曰：“身与道原是一件。圣人以道济天下，是至尊者道也。人能宏道，是至尊者身也。尊身不尊道，不谓之尊身；尊道不尊身，不谓之尊道。须道尊身尊，才是至善。故曰：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无道，以身殉道。必不以道殉乎人。使有王者作，必来取法，致敬尽礼，学焉而后臣之，然后言听计从，不劳而王。如或不可，则去。仕止久速，精义入神，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，避世避地避言避色，如神龙变化，莫之能测。易曰：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又曰：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若以道从人，妾妇之道也。己不能尊信，又岂能使彼尊信哉？及君有过，却从而谏。或不听，便至于辱且危，故孔子曰：清斯濯纒，浊斯濯足。自取之也。”子直拜而谢曰：“懔甚惭于夫子之教。”

门人问志伊学颜。先生曰：“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，学孔子之学。”曰：“孔子之志与学与伊尹颜渊异乎？”曰：“未可轻论。且将孟子之言细思之，终当有悟。”

或曰：“‘出则为帝者师’，然则天下无为人臣者矣。”先生曰：“不然。学也者，所以学为师也，学为长也，学为君也。帝者尊信吾道，而吾道传于帝，是为帝者师也。吾道传于公卿大夫，是为公卿大夫师也。不待其尊信而炫玉以求售，则为人役，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之主宰矣，其道何由而得行哉？道既不行，虽出，徒出也。若为禄仕，则乘田委吏，牛羊茁壮，会计当尽其职而已矣。道在其中，而非所以行道也。不为禄仕，则莫之为矣。故吾人必须讲明此学，实有诸己，大本达道，洞然无疑。有此把柄在手，随时随处无入而非行道矣。”

或问“时乘六龙”，先生曰：“此是说圣人出处。是这出处便是这学，此学既明，致天下尧舜之世，只是家常事。”

或问：“能容下之慢，而不能受上之陵，其病安在？”先生曰：“总只是一个傲容。下之慢，视以为不足与校云耳。君子只知爱人、敬人。”或问节义。先生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道尊而身不辱，其知几乎！”曰：“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？”曰：“应变之权固有之，非教人家法也。”

门人歌“道在险夷随地乐”。先生曰：“此先师当处险时言之，学者不知以意逆志，则安于险而失其身者有之矣。”

或问：“处人伦之变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处变而不失其常，善处变者也。为人君止于仁，为

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此常道也。舜尽事亲之道，而瞽叟底豫。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，不以其害己而或间也，此处变而不失其常也。”

有疑先生安身之说者，问焉曰：“夷齐虽不安其身，然而安其心矣。”先生曰：“安其身而安其心者，上也；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，次之；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，斯其为下矣。”

或问：“《易》称：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《论语》称：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是皆孔子言也，何事异而称同邪？”先生曰：“汤武有救世之仁，夷齐有君臣之义，既皆善，故并美也。”曰：“二者必何如而能全美？”曰：“纣可伐，天下不可取。彼时尚有微子在，迎而立之，退居于丰，确守臣职，则救世之仁、君臣之义两得之矣。且使武庚不至于畔，夷齐不至于死，此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。’”

有以伊傅称先生者，先生曰：“伊傅之事我不能，伊傅之学我不由。”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伊傅得君，可谓奇遇，设其不遇，则终身独善而已。孔子则不然也。”

或问：“辞受取与，固君子守身之节，不可不慎。如颜子之贫，孔子何不少助之？”先生曰：“重于情则累于道。君子之与受，视诸道而已。故曰：非其道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如其道，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泰。”

或问：“昔者仲由、端木赐、颜渊侍孔子而论学，仲由曰：‘人善我者，我固善之，人不善我者，我则不善之。’端木赐曰：‘人善我者，我固善之，人不善我者，我姑引之进退之间而已。’颜渊曰：‘人善我者，我固善之，人不善我者，我亦善之。’孔子曰：‘我则异于是。无可无不可。’此三子之是非何如？而孔子之所以异于三子者又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子路之谓，直也；子贡之谓，教也；颜子之谓，德也。直可加之夷狄，教可行之朋友，德可行之亲属。孔子之无可无不可者，在夷狄则用子路之直，在朋友则用子贡之教，在亲属则用颜子之德，并行而不相悖者也。”

先生问门人曰：“孔子与点之意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点得见龙之体，故与之也。”曰：“何为为狂也？”曰：“以其行不掩言也。”曰：“非也。点见吾道之大，而略于三子事为之末，此所以为狂也。”

王子敬问庄敬持养功夫。先生曰：“道一而已矣。中也，良知也，性也，一也。识得此理，则见见成成，自自在在。即此不失，便是庄敬；即此常存，便是持养。真体不须防检。不识此理，庄敬未免着意，才着意，便是私心。”

或问中。先生曰：“此童仆之往来者，中也。”曰：“然则百姓之日用即中乎？”曰：“孔子云：‘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’使非中，安得谓之道？特无先觉者觉之，故不知耳。若智者见之谓之智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有所见便是妄，妄则不得谓之中矣。”

刘君锡问：“常恐失却本体，即是戒慎恐惧否？”先生曰：“且道他失到哪里去？”

先生谓子敬曰：“近日功夫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善念动则充之，恶念动则去之。”曰：“善念不动，恶念不动，又如何？”不能对。先生曰：“此却是中，却是性，戒慎恐惧此而已矣。是谓顾是天之明命。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。常是此中，则善念动自知，恶念

动自知，善念自充，恶念自去，知此慎独，便可知立大本。知立大本，如何内不失己，外不失人，更无渗漏，使人皆如此用功，便是致中和，便是位天地、育万物事业。”

或问：“‘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’”先生曰：“我知天，何惑之有？我乐天，何忧之有？我同天，何惧之有？”

或曰：“出必为帝者师，处必为天下万世师，毋乃好为人师欤？”先生曰：“学不足以为人师，皆苟道也。故必修身为本，然后师道立而善人多。如身在一家，必修身立本，以为一家之法，是为一家之师矣。身在一国，必修身立本，以为一国之法，是为一国之师矣。身在天下，必修身立本，以为天下之法，是为天下之师矣。故出必为帝者师，言必尊信吾尊身立本之学，足以起人君之敬信，来王者之取法，夫然后道可传亦可行矣。庶几乎！己自配得天地万物，而非牵以相从者也。斯出不遗本矣。处必为天下万世师，言必与吾人讲明修身立本之学，使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夫然后立必俱立，达必俱达。庶几乎！修身见世，而非独善其身者也。斯处不遗末矣。孔孟之学，正如此。故其出也，以道殉身，而不以身殉道。其处也，学不厌而教不倦。本末一贯，合内外之道也。夫是谓明德亲民止至善也。”

文章添加：[未已](#) 最后编辑：

点击数:1023 本周点击数:1 [打印本页](#) [推荐给好友](#) [站内收藏](#) [联系管理员](#)

相关评论（只显示最新5条）

没有找到相关评论

[加入收藏](#) | [关于我们](#) | [投稿须知](#) | [版权申明](#) |

| [设为首页](#) |

[思问哲学网](#) Copyright (c) 2002—2005

四川大学哲学系·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

蜀ICP备05015881号